

My Dear President 我亲爱的总统

美国总统夫妇书信集

[美] 杰拉德·加沃特 编 杨敏燕 译



My Dear President

我亲爱的总统

美国总统夫妇书信集

[美] 杰拉德·加沃特 编 杨敏燕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亲爱的总统:美国总统夫妇书信集/(美)加沃特(Gawalt, G.)编;杨敏燕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书名原文:My Dear President

ISBN 978-7-208-09507-6

I. ①我… II. ①加… ②杨… III. ①总统-书信集-美国 IV. ①K837.1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69353 号

责任编辑 吴书勇
封面装帧 胡 枫

我亲爱的总统

——美国总统夫妇书信集

[美]杰拉德·加沃特 编

杨敏燕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266,000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507-6/D·1776

定价 38.00 元

前言

“我周围的一切让我想到你,但你已不在我身边。”这是美国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在他任职早年写给他妻子多莉·佩恩·麦迪逊一封信中所言,信中表达了他的孤独情绪。政治和与家人不断的聚散离别是麦迪逊一生中永远的主题。这也是从乔治·华盛顿夫妇到乔治·布什夫妇这一对对“第一伉俪”的共同经历。

美国国会图书馆珍藏了美国 23 位总统的私人手稿,麦迪逊的这封信不过是沧海一粟。本书系从国会图书馆和各家总统私人图书馆精心收藏的、卷帙浩繁的手稿、著作、微缩胶卷、印刷物和照片中萃取菁华,为我们探究第一家庭的特殊生活形态开辟了一扇独特的视窗。

在国会图书馆出版的不胜枚举的美国总统私人文稿中,本书是最新的一本,其他作品还有她的姊妹篇《第一女儿:美国总统与女儿们的书信》和一本书名为《托马斯·杰斐逊:自由的真谛》的插图传记。上述的每一本书都收录了国会图书馆收藏的独一无二的珍贵历史图片和照片。如果这些图书激发了你对国会历史材料的研究兴趣,你还可以进入该馆的网站 <http://www.loc.gov>,查阅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詹姆斯·麦迪逊和亚伯拉罕·林肯四位总统的手稿和著作。目前,国会图书馆的数字化服务对世界各地、不同年龄的人们免费开放。

在历届美国总统中,有 42 位是成婚的有妇之夫,现今留存下来总统与夫人之间的书信、文稿和录音通讯披露了他们夫妻之间感情的深厚和跌宕,也昭示了总统婚姻上的配偶同时也是他政治上的伙伴。

本书收纳的两百多件书信和插图真实记载了总统伉俪们的各种感情、想法和打算。有的平常琐碎,有的意义重大;有的感情炽热,有的则疏远冷淡;有的私情笃厚,而有的则公事郑重。作为第一本萃集了美国 230 年历史中“第一家庭”书信的单册,且书中的许多私人书信属于首次公开,它将使读者体验到惊奇、愉悦、启迪,还有哀伤的情感跌宕——但是绝对不会使我们失望。一旦站在这个高度,总统伉俪们需要面临常人无法想象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双重挑战。

本书采用的是主题分类的结构形式,按照书信内容分成婚姻、教育、家庭、悲伤和旅游等。演绎了总统伉俪如何在竭力维持家庭生活的平衡的同时又要兼顾攀登和保持政治高峰。他们中很少有人一开始就想着做总统,但也没有人能够抗拒来自这个国家最高权力宝座的诱惑。

如同她的姊妹篇《第一女儿》,《我亲爱的总统》也只收录了许多封总统夫妇往来书信的一小部分。所以国会图书馆的数字档案显得非常有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希望越来越多的藏有历史文献的机构能够以我们为表率,把他们的珍藏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开放。

从电报发明到今天更为先进的通信系统,个人通讯越来越倚赖于即时的电子传送,这无疑将对国家历史和文物的留存带来极大的挑战。事实上,本书见证了从手写书信转变到用电子手段传递私人信息的科技变革。这本书信集昭示了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公众人物的思想、打算以及人生经验,同时,此书也秉承了国会图书馆的一贯传统,即彰显和发扬美国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和博爱性。

詹姆斯·H·比林顿(James H. Billington)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

导 言

在 43 位美国总统中有 42 位是成婚的。他们的婚姻伴侣无一例外地对他们达到事业的巅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总统伉俪们的书信和其他通信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私人和政治生活,包括他们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他们平常或非凡的人生经历。这些私人通信是读者研究、了解和欣赏这些公众人物生活的最直接的方法,它们不带任何他人观点和注释。当我们在细读这些历史手稿时,应该品味其中一些隐含着当事人所持的,与在公众场合的言行截然不同的私人观点。

美国人时常质疑“第一夫人”给予总统的影响,人们更愿意接受他们的总统有一位忠诚可靠的妻子,而对总统倚赖妻子的想法未免感到惊恐(许多人更希望有朝一日我们惯用“配偶”,而不是“第一夫人”)。这本书萃集了国会图书馆和全国其他公众或私人收藏机构的上万封私人书信、备忘录、电报电传、贺卡、电话录音等媒质档案的精华,让读者能够感同身受地体验总统夫妇的特殊关系,帮助读者重新理解“总统”之职的本质。担任总统一职常常使他们远离家园,这种情况有时会持续很久,因此,这些通讯手段成为总统夫妻们分离时的慰藉物,同时也是向爱人表达自己内心感受和祈望的主要渠道。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成为不同读者眼中的宝贵资料:从历史研究员到带

有猎奇心的普通读者。

手写书信,作为一种通讯手段,曾在美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以往的许多人而言,包括玛丽·林肯,写信是一种艺术,需要用心为之。昔日的总统们如果请秘书代笔,或是口授,都要在结尾之处表达歉意。时代发展到19世纪,电话、电传、电报开始取代了传统书信。萨克斯顿·麦金莱和罗斯福是最早使用电报、电话的总统,谁能想到一个多世纪之后的电讯科技会突飞猛进,并形成了如今的垄断地位。如果玛米·艾森豪威尔还抱怨她丈夫发电报而不写信给她,那么,以后的几对总统夫妇对书信形式显得更为冷漠了。

在汇编这本书时,我们考虑到,本书收录的通讯媒介不应局限于传统的书信,还应包括其他电子通讯媒质:从艾森豪威尔的海外电传、电报到尼克松、福特、克林顿的电话录音(如果没有其他现存的有效记录载体,这里收录的对话内容一般摘自总统们的回忆录)。

寻找书信和便笺的过程异常艰难。总统家庭通常将自己的生活视为绝对的隐私,第一夫人们更是谨小慎微。肯尼迪夫人杰奎琳在她的遗嘱上说明,不希望把她与丈夫之间的书信公开发表,这对这本书而言,无疑是个小小的遗憾。有的总统遗孀像玛莎·华盛顿,更是在生前烧毁了她们与丈夫之间的所有信函。托马斯·杰斐逊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和他妻子玛莎生前来往的书信,只有她临终时留下的只言片语(妻子的家庭记事簿的一部分被杰斐逊用来记法律笔记,另一部分则被孙女用来充当蒙蒂塞洛新家的伙食账册)。通常,家庭成员会珍藏母亲留下的书信,而出售父亲的文稿或将其捐赠给收藏机构。如此一来,很多手稿原件便被“隐匿”起来,不再公开。多莉·麦迪逊的儿子想出售他母亲的所有书信手稿,但她的侄女坚持要求遵照姑姑的遗嘱将它们销毁。因此,我们便无法再见到其中的大部分手稿了。这样的遗憾还发生在玛丽·林肯、朱莉娅·格兰特和埃莉诺·罗斯福身上。更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找到以下几位“第一夫人”的任何书信:伊丽莎白·门罗、艾丽莎·约翰逊、弗洛伦斯·哈定、格蕾丝·柯立芝、贝丝·杜鲁门、芭芭

拉·布什。

另一方面，一些总统夫妇则为我们留下了百余封书信，包括约翰·亚当斯夫妇、约翰·昆西·亚当斯夫妇、詹姆斯·加菲尔德夫妇、卢瑟福·海斯夫妇、威廉·塔夫脱夫妇。总统夫妇选择保留或销毁其私人信件，这完全是出于主观意愿，他们并未考虑其中的历史价值，这的确也是憾事一件。这使后人失去了瞻览宝贵的历史文献的机会。

《我亲爱的总统》萃集了37对总统夫妇的书信。为了透彻了解写信人的想法和动机，所有信笺尽可能地原文刊载，力求不做任何删减。只在必要时摘选收入了包括书信甚至电话录音在内的通讯媒质，以期馈赠读者最精彩的篇章。遗漏克林顿或福特总统夫妇的电话录音或格兰特、罗斯福和艾森豪威尔夫妇的电报、电传是一种羞辱，把它们收编进来是不容推辞的责任。

本书并不是一本学术专著，也没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我们争取尽可能多地囊括总统夫妇间的联系资料，并在保持信笺的正确性和完整性上煞费苦心。本书选择了那些有回复的信函和通讯资料，并在众多保存下来的书信中选取最有趣、最有特点的，以满足广大普通读者和研究人员的需要。

在转抄书信时，鲜有编辑的痕迹，特别是对原稿中的拼写和语法未做任何改动，完全尊重原件内容。读者只会在每封信之前看到一段小篇幅的背景介绍文字。

所选书信以主题分类，这种形式有助于读者观察不同时代的个人和公共生活习俗。这些习俗有的处于静止状态，有的在演变发展中。细细体会“第一家庭”的信函，“爱”是主旋律。示爱和殷勤的追求，甚至是大胆调情都屡见不鲜。书信的用词，有的十分慎重，有的即兴随意；有的能体现真知灼见，有的则显得荒诞可笑；有的表现出得意，有的显得失落。无论是调情高手的约翰·亚当斯夫妇（他们常会使用双关语），还是感情炽热迸发的威尔逊夫妇和里根夫妇——他们都走过了激

情但充满变数的求爱过程，直至踏入稳定的婚姻阶段。时代在变化，如果约翰·泰勒在未获准许的情况下会犹豫是否要给未婚妻利蒂希娅写信，那么，20世纪的几位总统，如威尔逊、里根等都不太愿意经常写信了。

即便是在总统的书信里，也会出现粗劣之词，譬如加菲尔德夫妇爱互相吹捧，约翰·亚当斯夫妇调情地写到“如果你需要更多的安慰，我可以给你”——欲望赤裸裸地表现在言词里。“我是多么爱你呀”——林登·约翰逊对伯德·泰勒的痴心程度让人印象深刻。

战争在许多总统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华盛顿向波士顿进军；麦迪逊从大火中的华盛顿特区逃出；格兰特、海斯、亚瑟、哈里森、加菲尔德领导北部联邦获得内战的胜利；西奥多·罗斯福组建了志愿骑兵团；杜鲁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从军岁月；艾森豪威尔、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福特、尼克松、里根和老布什领导美国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辉煌。第一夫人们饱受与丈夫分离的相思牵挂之苦。约翰·泰勒（唯一一位为叛乱政府效命过的总统）曾在家信中写道：“这是最黑暗的日子”。领导北方联邦获得内战胜利的林肯总统却被他的妻子玛丽指责：“请为你的军队配备一个能打仗的将军”；林肯曾亲赴前线，并在家信中写道：“激战在酣”。当丈夫投身战争时，妻子们也在后方积极备战，她们为丈夫和国家提供支持和建议，等待着战争结束、亲人团聚那一天的到来，就像卢瑟福·海斯写的“永不再分离”。

即使没有战争，处于最高职位的总统们终日操劳国事，也不得不让夫人们打理家务，经营家业：从种植园、家族公司、电台到一些家庭投资，无不倾注着第一夫人们的智慧和心血。当丈夫在妻子和家人支持下，在外谋求更高的知名度和公职时，夫妻间相互通信，流露出对彼此的思念和对团聚的期盼。就像詹姆斯·麦迪逊对多莉说：“我周围的一切让我想到你，但你已不在我身边。”里根对南希的信中所说：“我坐在六楼，紧挨着火炉，望着窗外灰色、阴暗的天空，听着并不是为一个孤独的人演奏的曲子。”

还有政治——它永远都是总统夫妇书信中的焦点问题。一些总统如尤利西斯·格兰特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军中立下赫赫战功后登上总统宝座；但是其他包括乔治·华盛顿在内的大部分总统都是在妻子的扶持和敦促下走过最为艰难的道路，并逐步攀升的。这些书信展现了一对对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夫妇的心路历程。即使在胜利到来的时刻，一些丈夫也要受到他们妻子温和的斥责，比如阿比盖尔·亚当斯给她丈夫（在《独立宣言》通过之前）的信中写道：“我不认为你对女士们很慷慨。”通常总统夫妇们，比如像埃莉诺·罗斯福写给富兰克林的信中提到：“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加快行动了……”有的总统夫人们则表现出毫不逊于丈夫的政治勇气，比如伯德·约翰逊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前夕写给林登的信中说：“现在你放弃竞选对你的国家不利……我不惧怕时间和谎言，也不怕损失金钱或遭受失败。”哈里·S·杜鲁门的话可能最能总结他们之间的政治伙伴关系：“那可是相当完美”。

所有的总统都要面临暗杀的威胁和恐惧——历史上有几位总统遭受过暗杀。约翰·泰勒在信中描述了杰克逊总统被暗杀者袭击的场面，“……他举起手杖向这个男人掷过去……”。还有西奥多·罗斯福在受到枪击之后，不顾伤口继续完成他一小时的演讲才肯离开事发现场。他在医院急诊室内发电报给妻子时又对此轻描淡写，“只是一点小伤，不要紧张。这最多不过是小男孩们磕磕碰碰的一点外伤而已”。虽然如此，凶险仍然与他们“如影随形”。

一直以来，保存总统的手稿都是项艰巨的工作。即使在总统图书馆存在之前，总统文稿仍被视作国家机密而严密保护着。乔治·华盛顿的文稿更多地被后人用来核实独立战争中复员士兵申领抚恤金的属实性，而不是纪念它们对建立国家机构的非凡意义。两百年来，国会肯定了这些手稿的重要性，并对它们采取保护措施。

1834年，国会首次公开收购手稿，当时是用25 000美元购买了华盛顿的公共文稿，自此以后直到总统图书馆面世之前，国会陆续收购了

从华盛顿到柯立芝的 23 位总统的主要私人手稿。国会图书馆出版了关于总统的不少书籍，又通过书籍、微型胶卷和互联网公布了这些馆藏。

这些出版物大都介绍一位总统或总统夫人的生平，然而这本书，如同她的姊妹篇《第一女儿》，展示从 18 世纪的开国第一位总统到 20 世纪末美国历届总统的材料。

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这个国家的许多外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我们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只占据北美大陆东部土地三分之一的共和国，发展至今成为一个横跨北美大陆的强大的民主国家。这个国家仍旧由一位经选举产生的总统领导，在他身边总有一位能干的妻子辅助。阅读这本书可以增进我们对美国家庭文化的理解，正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家庭文化才能使这些夫妇登上国家政治和权力的顶峰。如果昔日人们把第一夫人们只视为她们总统丈夫的附庸，时至今日，这种观点已经被彻底摒弃了。此书中所收录的书信充分演绎了她们复杂的角色；有力证明了她们卓越的贡献。

通信人生平简介.....

乔治·华盛顿(1732—1799)

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是奥古斯丁·华盛顿与玛丽·鲍尔的儿子。他在法国和印第安人的战争中担任弗吉尼亚军司令,军旅生涯辉煌显赫。在辞去军职后,华盛顿到弗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县定居,成为芒特弗农庄园的农场主并进入政界。他和富有的、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玛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结为连理。作为弗吉尼亚州反抗英国殖民者的革命运动领袖,华盛顿于1775年被任命为大陆军总司令。他率领美国人民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根据新修订的联邦宪法,他于1789年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一任联邦总统。华盛顿连续两届被当选,在第二任期届满之后,他宣布退休,回到了芒特弗农的家中。1798—1799年,华盛顿再度出山,被任命为联邦军队总司令,抗击法国入侵者。



在一场为了帮助确立新的联邦首都正式社交基调的招待会上,玛莎·华盛顿站在台上向宾客致意。

玛莎·丹德里奇·卡斯蒂斯·华盛顿(1731—1802)

出生于弗吉尼亚州新肯特县,种植园主约翰·丹德里奇和弗朗西斯·琼斯的女儿。1750年,玛莎嫁给了一个富有的种植园主丹尼尔·帕克·卡斯蒂斯。婚后共生4个孩子。其中只有一子约翰·帕克和一女马莎存活下来。当丹尼尔在1757年过世后,玛莎成为弗吉尼亚州最富有的寡妇。在华盛顿一番短暂的追求之后,1759年1月6日玛莎与他在她的庄园里举行了婚礼,这是他们的“白官”。玛莎非常能干,帮助丈夫经营一个有300多个奴隶的种植园。乔治和玛莎没有自己的孩子,抚养着玛莎与前夫的两个孩子,后来又有四个孙儿。玛莎陪伴着丈夫度过独立战争期间的每个艰难时刻,为后世的第一夫人树立了榜样。她希望和乔治“在孤独和宁静中相伴到老”的愿望未得所偿,在乔治过世后,玛莎实现了他的嘱托,释放了他所有的奴隶,仅保留自己私人所有的奴隶。

约翰·亚当斯(1735—1826)

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布伦特里县,是老约翰·亚当斯和苏珊娜·博伊尔斯顿的儿子。亚当斯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投身革命和政治之前是一名开业律师。他和阿比盖尔·史密斯结婚。史密斯不仅是亚当斯的人生伴侣,亦是他的良师益友、政治顾问和业务主管。作为大陆会议的代表,亚当斯参与了《独立宣言》的起草工作,此前,他还出任了美国驻巴黎、荷兰和伦敦的公使。在华盛顿总统执政的8年期间,亚当斯一直担任他的副总统。1796年,亚当斯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在他的执政期内最为突出的事件是和法国打了一场双方心照不宣的战争以及大量的政治交锋。约翰和阿比盖尔是第一对入住华盛顿特区白宫的总统夫妇。

阿比盖尔·史密斯·亚当斯(1744—1818)

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韦茅斯,是威廉·史密斯和伊丽莎白·昆西的女儿。阿比盖尔是妇女参政权、受教育权和婚姻权的积极倡导者。从小在家里接受父母教育的阿比盖尔被认为是当时一位具有非凡智慧和文学修养的女性。1764年10月25日与约翰·亚当斯结婚,婚后生育6个子女。阿比

盖尔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既是总统夫人又是总统母亲的第一夫人。但是她最为后世称道的是她成为亚当斯在政治和外交工作上的首要工作助手和顾问。阿比盖尔密切参与了亚当斯在政治和政府上的各项决策,甚至把一些有利的消息泄露给新闻媒体。在她向其丈夫提出的所有“顾问”意见中,最有见地的是敦促亚当斯在制定宪法时“惦记着女性们”。阿比盖尔与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有着广泛的通信,其中包括本杰明·拉什和托马斯·杰斐逊。像许多成功男士的妻子一样,阿比盖尔同样经营着家庭农场、地产和其他家族生意。

托马斯·杰斐逊(1743—1826)

托马斯·杰斐逊是彼得·杰斐逊和简·伦道夫的儿子,出生于弗吉尼亚州的阿尔伯马尔县,在私立学校接受教育,毕业于威廉和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后跟随乔治·威思学习法律。他既是大种植庄园主,又是开业律师。1772年,杰斐逊和玛莎·韦利斯·斯克尔顿结婚,生了6个子女。作为弗吉尼亚革命运动的政治领袖,大陆会议的成员,杰斐逊起草了《独立宣言》,在独立战争期间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后任美国驻法国公使。1789年,杰斐逊回国担任国务卿;1797年,成为副总统,1800年,正式当选为总统,在两届总统任期内,杰斐逊最突出的政绩有:收购路易斯安那地区;派遣由刘易斯(Lewis)和克拉克(Clark)组成的远征队西进,非公开地与海盗作战,与英法两国争夺边界和海洋权。

玛莎·韦利斯·斯克尔顿·杰斐逊(1748—1782)

出生于弗吉尼亚的查尔斯城县,是约翰·韦利斯和玛莎·埃普斯的女儿。她的第一任丈夫巴瑟斯特·斯克尔顿死于1768年。她在1772年1月1日与托马斯·杰斐逊成婚。婚后生育6个子女,但只有2个女儿(玛莎和玛利亚)活到成年。现今没有遗存任何玛莎的肖像画或书信——除了本书中收录的文字摘要,目前能显示玛莎作为第一夫人管理蒙蒂塞洛庄园和支持杰斐逊从政的档案只有她的家庭账本和烹饪书。玛莎因产妇产科综合症和高烧,没有能等到美国独立就过早香消玉殒。

詹姆斯·麦迪逊(1751—1836)

生于弗吉尼亚州的康韦港,是富有的农场主詹姆斯·麦迪逊和埃莉诺·罗斯·康韦的儿子。从小接受私立学校教育,毕业于新泽西大学(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之后麦迪逊返回他父亲在蒙彼利埃的庄园。后来他又零星地学习了法律,成为一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革命分子。麦迪逊被后人认为是美国的“宪法之父”,他又是组建联邦政府(1787—1789)主导性的政治领袖。1794年麦迪逊和多莉·佩恩·托德结婚。作为美国国会的领袖,麦迪逊主导了《权力法案》的出台。在杰斐逊任期内,他担任国务卿。他本人于1808年当选美国总统。在他的两届总统执政期内,国内发生了被称之为第二次独立战争的“1812年战争”。退任后,他继续参与政治献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麦迪逊是美国殖民地组织的领袖,但他拒绝为解放黑奴的恳请作出表率。

多莉·佩恩·托德·麦迪逊(1768—1849)

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新花园城。她是辉格党人约翰·佩恩和玛丽·克罗斯的女儿,童年在弗吉尼亚的古奇兰德县(Goochland)和费城度过。1790年嫁给约翰·托德,生了2个儿子,但只有约翰·佩恩活到成年。在她丈夫于1793年死于黄热病后,多莉与时任议员的詹姆斯·麦迪逊相识并结婚。麦迪逊是一位卓越的政治领袖。多莉成为麦迪逊政治生涯背后的女主人,后来又做了8年的第一夫人,把白宫变成了首都的社交中心。在英国袭击华盛顿特区的战争前夕,多莉勇敢地留下来抢救白宫内的家具。多莉一直是麦迪逊的贤内助,后来又成为总统的私人秘书。在麦迪逊过世后,多莉回到华盛顿生活并把她丈夫的文件书信整理出版后出售给联邦政府,她靠版税所得和出售她丈夫在蒙彼利埃的奴隶和土地供养自己的余生。

詹姆斯·门罗(1758—1831)

是斯彭斯·门罗和伊丽莎白·琼斯的长子,1776年毕业于威廉和玛丽学院,曾在独立战争中于新泽西州的特伦顿战役中负伤。后在弗吉尼亚州当律师期间,成为托马斯·杰斐逊的忠实门徒,詹姆斯·麦迪逊的竞争对手。门罗的夫人是伊丽莎白·科特莱特。门罗在大陆会议和国会中都做过

代表，曾出任过美国驻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公使，在詹姆斯·麦迪逊政府中担任国务卿。1816年，门罗当选为总统，他的两届任期标志着美国进入了一个河清海晏的和平时期。复建毁于1812年战争的总统官邸，令这对总统夫妇蜚声国内外。

伊丽莎白·科特莱特·门罗(1768—1830)

是富有的西印度群岛商人劳伦斯·科特莱特和伊丽莎白·阿斯平沃尔夫妇的女儿。1786年嫁给詹姆斯·门罗。那时门罗是大陆会议的一名代表。夫妇俩共生育3个子女，只有2个女儿活到成年。一向习惯于精致优雅的城市生活的伊丽莎白，无论到哪里——巴黎、华盛顿或者是弗吉尼亚的弗卢万纳县——都要把自己的生活环境精心布置一番。为了修复遭到战争破坏的总统官邸，门罗总统夫妇亲自主持修缮工作，搬入了法国式的家具、装饰品和瓷器；同时把法国的宫廷礼仪引入华盛顿的社交圈，使之成为总统社交活动礼节典范。

约翰·昆西·亚当斯(1767—1848)

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约翰·亚当斯(第二任总统)和阿比盖尔·史密斯的儿子。一边陪随任外交官的父亲出访国外，一边进入私立学校接受教育的昆西最终毕业于哈佛大学。在他父亲的支持下，约翰·昆西出任美国驻荷兰、普鲁士和俄国公使。他是结束著名的1812年英美战争的《根特条约》的首席谈判代表。在哈佛执教的昆西被当选为联邦参议员(1803—1808)，后又担任门罗总统的国务卿，草拟了有名的“门罗宣言”。1825年，昆西在一场有争议的众议院选举获胜后登上了美国总统的宝座。在执政期间，昆西主张大兴公共建设工程和高税收。在第二次连任大选败给安德鲁·杰克逊之后，昆西供职于国会，在那儿他成为反对奴隶制度的领袖人物。昆西因一次致命的中风死于家中。

路易莎·凯瑟琳·约翰逊·亚当斯(1775—1852)

是唯一的一位出生于国外的第一夫人。路易莎的父母是美国人约书

亚·约翰逊和凯瑟琳·纳斯，但她从小在英国伦敦和法国南特长大。路易莎在昆西出访伦敦的一次外交使命中结识他，很快她便征服了这位年轻的新英格兰人。路易莎也很快证明自己就像她的婆婆阿比盖尔一样是一个聪明贤惠的好伴侣，胜任所有传统妻子的工作，绝对称得上是一个成功男士的“贤内助”。经过几次流产和孩子夭折，路易莎只有3个儿子长大成人。她善于写诗和散文，又首次在总统招待会上开办舞会。在她与丈夫、家人和朋友的通信中表现出她的写作天赋。

安德鲁·杰克逊(1767—1845)

是老安德鲁·杰克逊和伊丽莎白·哈钦森的儿子。在南、北卡罗来纳州交界地区瓦克思哈瓦(Waxhaw)出生和长大。在独立战争中，安德鲁曾负伤又被英军俘虏监禁过一阵子。小时候在家自学的他并没有接受多少正规教育。后来他在北卡罗来纳州的索尔兹伯里地区学习法律，1787年，在通过讼务律师职业资格考试之后，他便前往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操持律师事务，同时经营种植园。就是在田纳西州他当上了联邦众议员和参议员。他两次与蕾切尔结婚(见下文)。杰克逊因英勇善战而出名——他领导的民兵组织曾击败多个印第安人部落：克里克、契卡索、乔克托和米诺尔人，在1812年的新奥尔良战役中战胜英国军队为美军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1825年的总统大选中杰克逊因众议院投票的微弱劣势败给约翰·昆西·亚当斯，对此他一直耿耿于怀，称这是一桩“腐败的交易”。直到1828年大选，他以绝对优势击败老对手亚当斯当选为总统。在杰克逊的两届任期内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解散联邦银行；“黑鹰战争”；一场打击试图废弃联邦法律的南方势力的政治斗争；还有就是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事件——把美洲土著居民切罗基人从他们的家园——密西西比河东岸驱逐出去。

蕾切尔·多纳尔森·罗巴兹·杰克逊(1762—1828)

出生于弗吉尼亚州哈利法克斯县，是约翰·多纳尔森和蕾切尔·斯托克利的女儿。从小在肯塔基和田纳西州长大。在和第一任丈夫路易斯·罗巴兹的一段短暂不幸的婚姻之后她遇到了安德鲁。1791年在她尚未正式